# “就是这儿了。你觉得怎么样？用作下次沙龙集会的野餐场地不是非常合适吗？”

顺着鸫丘南坡的苍苍郁郁的香柏林中伸出弯弯曲曲的小径。树林是学生们读书和野餐的重要场地之一，树林前方的池塘却无人问津。新学期的第一周，学校开垦了这片荒地，而第一个获得这片新开辟的草坪的使用权的学生自然是校长千金——和受千金邀请的学生会副会长。两人罕见地亲自带着野餐盒，步行穿过森林来到塘边草坪。

“是个挺大的水域呢，所以我拜托爸爸请人清理了沼泽和草地，留下了中间的池塘……我想啊，夏季学期就把沙龙的聚会改在这里举行，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新鲜”

被征求意见的副会长眯起了眼而显得不为所动。

“地方是挺好，就是太大张旗鼓了。就那帮人，讲经论道在哪儿还不都是一样”

“你看，你又说这种话”

“我说的可都是事实”

“小千你也不是没看见吧？要么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掉书袋，要么是有意来接近学生会和身为校长女儿的你。总之没一个人安好心，替他们操这份心实在也是多余”

在草坪铺上野餐毯，从篮子里一一取出装着小菜和点心的方形小盒以及锡制水壶。把这些一一摆好，副会长兼代理会长没有显出一丝野餐的轻松愉快。注意到朋友的一脸官司，校长千金熟练地决定息事宁人，把刚刚斟满的陶瓷杯递给副会长，然后同样地给自己的杯中倒满。可惜会长的抱怨没能因此圆满结束。

“……说到底，你就不能为自己想想”

“嗯～？”树荫下的眼睛闪闪发亮，看上去清纯无辜。

“那我问你，你又为自己考虑什么了？”

“比如说今天学群会发的学科意向调查表。你想好怎么填了？”

“呃……。这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我好歹也是学群前5%，想去哪里不都是随随便便——”

“家人希望你子承父业，但你又对法学没兴趣，是吧？”

“呜”

“我可是好奇得不得了。就像你自己说的那样，所有预科专业实际上都是任你挑选；而为了去你父母所在的国安委，又似乎只有法学这一条路可走……这种情况下，你究竟会选什么呢？”

副会长无意识地捏住了杯柄，而这被她的朋友看得一清二楚。

“其实，并不是因为法学有什么不好。”

“你也知道，第五学群出身的学生历来都要进鸫丘大。实际上只看国内的话，鸫丘大也是最尖端的大学。”

“问题是？”

“问题是法学院并不是鸫丘大最优势的学院啊”

副会长神色深刻，她的朋友反而不加掩饰地笑出了声。

“——什么啊。刚才还跟我抱怨别人掉书袋，结果你这不是也想去数学院嘛。”

“不，不是数学，数学就算了，脑壳疼起来不是闹着玩儿”

“可你要说鸫丘大顶尖学科，那不就是数学、地质和化学么……”

小千侧过头来沉思，垂在腮边的金发如风拂杨柳。

“不然你看化学怎么样啊？这样我们还能再多做四年同学，不是很好吗？”

“哎，你打算去化学系？为啥？”

“意外吗？”

“你想去的话，那肯定是能去，没毛病……”

“我想想啊，化学……唔，我倒是知道，十几年前有个学生会会计，后来去了远东省的肥料研究所，是鸫丘大化学系的。”

“你想去那么冷的地方啊？从这里到远东，光火车就得坐几天吧？”

“那倒不是，但我就能想起来这么一个化学系的人耶。所以你说你要去学化学还真吓了我一跳”

“……远东化肥所也不错啦，但是也太远了，爸妈肯定不会同意我去那里工作”

“首都附近不也有很多可选的吗？像是最近热门的三相瑠璃什么的……而且就业都是毕业后的事了，现在重要的是享受学校生活……！”

提议享受学校生活的校长千金举杯致意。会长沉浸在对风雪飘摇的远东化肥研究所的想象中不能自拔，无意识地把杯移到唇边，下一个瞬间却差点拔地而起。

“这个酒是——”

“这不是入学典礼上给新生喝的糖酒吗？？”

“不愧是副会长大人！记得真准”

“不不不，才不是‘不愧是……’吧？这东西你怎么搞到的？”

“我悄悄拜托食堂留了一桶。……哎呀，没办法嘛。我实在太想在野餐时喝这个酒了”

“现在副会长大人也喝了这酒，是‘共犯’了哦。这次就睁只眼闭只眼吧？”

“……我就知道……”

“等等，我好像懂了，你是打算在下次沙龙集会时用这个酒招待他们吧？”

“毕竟有整整一桶嘛，咱俩又没法全都喝完。”

“而且喝到糖酒，大家也会高兴啊。他们争着去当学长学姐代表，不就是为了混进宴会喝糖酒嘛。”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叫你别老是只想着怎么让别人高兴……当然小千的心意是很让人高兴。但比起高兴我更担心你”

“这话太难懂了哦~，副会长大人”

“就是说，小千为了让大家高兴，去做分外之事。像是这糖酒，其实也要冒险的吧？”

放下手中切成小兔子的苹果片，认认真真考虑了一遍要说的话，校长千金重新开口，却不改她一贯的柔软。

“确实，我不像你那样在学生会任职，主办的学生沙龙也并不是正式社团。我并没有什么责任也没有‘必须做的事’。尽管如此，也还是有‘只有我才能做到的事’不是吗？”

“……这我倒不是不明白”

“只是你这份心意是否已经得到落实，我实在没法乐观。”

“那么，依副会长大人的意思？”

“呃，你让我说……”

犹豫再三，副会长决定斩草除根。

“我觉得，这事儿压根就没戏”

“‘这事儿’？”

“……就是说，就算你费劲把学园的优等生们都拢到一起，也开不出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什么？因为人们各自心怀鬼胎：如果不是为了混个关系好毕业”

“副会长大人又在说难懂的事”

“小千心里应该也清楚吧？”

“啊哈哈……可我没有副会长大人那对铁腕，没法让大家全都胜利。”

“**甚至于，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帮上了忙**。——至于沙龙，也只不过是我身为校长的女儿才能使出来的任性。这种能和学校最有趣的一群人聊天，一边还能吃点心的机会，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特权吧？我说的‘只有我能做的事’正是这个意思啊。”

“得了吧，你会是只想吃点心吗？”

“嗯……还有糖酒？”

“唔，这么说来，糖酒毕竟是受限物资，确实需要小心为妙也说不定……”

凝视陶瓷杯中的糖蜜色酒液，校长千金努力做出一个反省的表情。

“不不不，不是喝什么的问题。不如说我都快习惯了……”

“只是，你这么下去会被卷进麻烦的事情里”

一个未经斟酌的“麻烦”就足以令两人心领神会。副会长擅长公事公办，稳稳当当地把陶瓷杯放在柔软草坪上铺着的野餐垫，抱起两臂。

“虽说事件现场是第一学群的教室，但射手和死者都是沙龙的成员。这可算得上是在你身边发生的人命案件了。”

“虽然还远不至于追究责任，但是沙龙作为那两个人的接点，接下来可能需要接受调查。我说的麻烦就是这个，小千也不想为这种无关的事情费神吧？”

“……明明身在同一学群，却还要另外调查‘接点’吗？”

校长千金话中带刺。副会长选择了耐心解释。

“那可是第一学群耶。你总不会以为，他们只有考试的时候争得你死我活，平时却相处得其乐融融？如果没有沙龙，他们也许连面都不会见”

“关于那一点，副会长大人就没有什么看法？”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只要第一学群还保留那种地狱般的绩点计算方法，这就是没法改变的事情。这一点，就算是小千你想出面缓和，也都——”

“先不说那里的事态是否妥当——就算是有你说的那种你死我活的地狱竞争”

“——那个孩子可是稳稳当当的第一名哦。不仅是在第一学群，即使使用全校共通公式，这一点也不会改变。说她借杀人的方法踢落对手，这动机恐怕站不住脚”

“怎么站不住脚了，说到底，这种集中计划招生对象本来就是一路踢落不少人才升学到这儿来的吧？咳，我是说——”

注意到千金神色的变化，副会长不得不假装清了清嗓子以期挽回颓势。

“好吧好吧。比如，比如说啊。——这只是上次学生会会议里讨论出的想法，你就随便听听，知道没法放松警惕的原因就行了。”

“确实她论成绩是全校第一，而死者在第一学群里压根排不上号。她没有任何理由对他怀有敌意。”

“不过，巧就巧在，今年突然多了民主楚达政治经济研究院的特别选拔。考上了就有机会作为联盟留学生去楚达留学，名额虽少热度却很高。……然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从鸫丘中直接招生，没有任何经验可供预测。——当然，她凭借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自然是很有希望。另一方面，事件的死者，被认为是有力候补。”

“嗯？为什么明明排不上号的死者却会成了有力候补？”

“呃，二年级之前他都是学校辩论队的第一辩手。也是因为这个，他才被邀请到沙龙里来的吧？这考试比较邪门儿，好像更喜欢背景花里胡哨的人”

“所以，‘她为了踢落这个选拔的对手策划了谋杀’……学生会是想说这个？”

**“就算不是谋杀，‘头脑一热’……什么的不也一样吗？”**

“政经研究院耶。毕业生至少也是在领事馆任职，就算摒弃这一点，留学楚达本身就够有吸引力了不是？——在所有盟国里也是数一数二的景气好，别的不说，就说糖酒这种东西，在那边恐怕也是要多少有多少。不管小千怎么想，在别人看来，这都足够让人铤而走险了。”

校长千金垂下眼来，默默用小勺凿着盘里的蛋糕上的糖水樱桃。

“明白了？现在可不是玩儿过家家的时候。退一万步说，精英病没法治愈或预防，只能靠射手控制发作者，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射手还是患者可都是人群中的不稳定因素”

看到对方似乎未被完全说服，副会长深深叹气。

“再加上第一学群内部的情况又这么诡异……如果这个事件里有什么故事是在沙龙里发生的，那非难可就会冲你来了。”

“我倒是觉得，这反而说明沙龙的存在是件好事哦”

“正像你说的那样，第一学群内部的情况非常特殊。如果没有沙龙这个场面当做旁证，那孩子说不定真的会被当成杀人凶手”

副会长还想开口说些什么，却被校长千金坚定打断。

“你刚才说到接受调查对吧？她在沙龙里的言行举止都被我看在眼里，和死者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事故只是意外。副会长大人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出来作证啊。”

“你怎么知——”

“我听爸爸说了，这个事件必须对学校以外保密。所以负责在校内调查的人只会是副会长大人你吧？不光是取证，也包括对那个孩子的审讯。”

副会长叹出一口郁结已久的气。

“……真是的，为啥非要让我调查一起喝茶的人不可啊？”

在服输的副会长面前，校长千金重新浮起一贯的柔软。

“那还不是因为副会长大人能力出众，受到大家信赖嘛？这一次也一样，爸爸相信你一定能查明真相，对那个孩子还以清白，所以才把调查委托给你呀。”

“遗憾的是，她的清白恐怕现在没法用两句话证明出来”

迎上关切的眼神，副会长不自然地重新端起酒杯。

“……呃，这部分的详情我没法跟你细说，毕竟她本人还在接受审讯……不过，”

“那把枪，可不是什么对她有利的证据。”

出乎副会长意料的是，校长千金显得举重若轻。

“唔……那么，副会长大人是还一无所知吗？——校医院射手的‘内情’。”

“内情是啥？”

“还有，为啥小千会知道内情啊？”

“别看我这样，我也是校长的女儿啊？”

“所以我才奇怪。你不是一向不插手这类事情嘛？”

“我倒没有想要干涉什么……只是学校里的消息，总是自然会聚集到我这里”

校长千金略显苦涩地笑了笑，随机正襟危坐。

**“——射手中间，也许已经产生了‘默契’。”**

###

“你是说，他们并没有遵守‘三发规则’？”

印着小白兔的粉红色包袱里装着的是盛着青梅的小小瓷碗。专注于校长千金的叙述并无意识地咬下一口梅子，副会长整张脸都扭曲起来。

“这不太可能吧。本来，限制弹药持有数量不就是因为这玩意儿打多了没好事吗？校医院不可能查不出来吧？”

“那么，副会长大人清楚那些被注射过阻断剂的发作者被送到校医院之后的去向吗？”

被轻声质问的副会长皱眉不语。校长千金随之补充了结论。

“……不过，如果消息确实，校医院也很可能不是一无所知。”

“校医院——”

“——是不会调查注射情况的。毕竟精英病是不治之症，校医院只会照顾他们到病情稳定。恐怕他们也知道，下达给射手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三发阻断剂就得应付局面，这让射手不得不铤而走险，哪怕这有可能会给患者造成损伤。”

校长千金罕见的严肃让副会长招架不住。

“我、我知道了啦……但是，这——这和她那件事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是说了吗，学校里的消息，总是会聚集到我这里。副会长大人就算想瞒也瞒不住哦。”

“她是因为擅自改造了接触枪才被学生会盯住不放的吧？”

提前预感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副会长干脆仰倒在身后的草坪上，一边苦大仇深地抱起了两臂。

“……‘还得补一拳’”

“？”

“——她是这么说的。如果老老实实，按照说明书上写的操作，那就很有可能因为冲击深度无法完成注射而让发作者得空逃走。到头来，还是冲着他们脸上直接来一拳来得实际。”

千金忍俊不禁。但副会长并没因此变得乐观，然后原地翻了个身。

“但是，没有射手会承认自己有不正操作。只要事情没闹大，他们一定会把空子钻到底——这回不就是吗？获取违规的多余药剂也好，改造接触回路也好，如果没出人命，外部就没法介入，谁会知道她对那把枪做过什么。”

“学生会没法调查校医院吗？”

“你想什么呢。它可就叫‘学生’会嘛”

“可是却在审讯那个孩子？”

“你可别搞错，审讯她的是临时调查组。而且我们和校医院是协同关系，就算要检查其他人的弹药、接触枪或者射击记录，那也是校医院才有权限的事情。”

“那么，副会长大人想调查吗？校医院里的情况。”

余光瞥向身后。在那里，副会长的密友坐相端庄，捧起的陶瓷杯里只可能是糖酒——是只有身为校长千金，动用特权打通层层关节才能搞到的稀缺品。这个学校中的不可能的事情、不合常例的事情、以及会被阻挠的事情，统统都能得以实现，仿佛是那样的化身。

“……算了吧。还嫌我事情不够多啊？明明是明年就要升预科，这么个节骨眼儿上还得审犯人已经是天下奇闻”

“再说，我又不像小千你。升学考试可没法十拿九稳”

“什~么啊，副会长大人原来是在担心成绩吗？”

“普、普通都会担心一下的吧？”

“嗯？副会长大人有学生会任职的经历加成，应该不成问题才对？”

“那倒是……倒是没错。”

“但那也只是在升入预科的时候管用。真刀真枪考大学的时候，可就得使用通用成绩计算公式了。就说化学这种热门，实质上可是跟第一学群的家伙们同台竞技”

一骨碌爬起来的副会长摇了摇头。

“唔……那也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才对啊。”

“怎么，难道这也是小千你能解决的事情啊？？”

“我自然是没办法啦。还是得靠你专心学习，以及……”

“副会长大人不是正好认识一个实力碾压了整个第一学群的人吗？”

“你说的碾压，难道是……”

副会长倒吸一口冷气。对面的千金显得饶有兴趣，仿佛看热闹一般捧起了腮。

“你是不是在逗我，我可正在追查事件呢，莫不是让我审完她，把笔录轰出去，然后跟她请教化学问题？？”

“哎呀呀，一码归一码嘛。我看，调查结束之前确实是没可能了。”

“不过别忘了，在发生这件事之前，你和她都是我的朋友啊。这一点现在并没有改变，我想以后也不会变。”

而副会长为了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咽下去，俨然费尽了全力。千金同情地伸手拍了拍她的肩头，样子像是在安抚闹别扭的幼儿。

“好啦好啦。你想要铁面无私辨忠奸，这心情我懂。没人希望意外发生在学校里，当然也都想要尽力阻止悲剧再次发生。不过，就牵扯到那个孩子的情况而言，这里明显是发生了误会。别的不说，她的清白，副会长大人心里其实也清楚吧？”

把包裹餐盒的小包原样包好，在篮子前摆成一排。千金收拾起野餐垫来慢条斯理，和她对副会长好言相劝的语调十分相符。

“要是那样的话，……快点了结事故调查，然后，我想想啊……没有沙龙集会的日子里，三人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准备预科考试。或者夏天到来之前，就把书带来这个池塘，不也非常好吗？”

“啊，还要准备个大点儿的野餐垫。”

……千金没头于对未来的小型学习会的憧憬中，已经有点儿迷失了学习会的本来目的。副会长表情微妙，与其说是对朋友的计划动心，倒不如说是陷入了激烈的纠结。对此，熟悉她作风的千金应对得游刃有余。

“怎么啦？副会长大人不想去化学系吗？”

低头看了看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野餐垫，副会长意识到已经没什么东西能成为掩体了。她现在就连假装像刚才那样进食、避开回答，以至于吞下一颗青梅也做不到。另一边，单方面挑拨的千金一如既往地清纯无辜，仿佛完全没有设下布局引诱朋友陷落的意思。

“……我考虑考虑”

胜者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伸过来的手中放着小小的、象征着唯一正确回答的奖品的，油纸包好的杏仁糖。

“很好。这样才对嘛。”